



Let Me Go,  
Mother

Helga Schneider

让我走

妈妈……

不，我不恨你

我只不过不能爱你

# 我的母亲是纳粹

■ [德国] 赫尔加·施奈德 著

姚霖也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让我走

妈妈……

不，我不恨你

我只不过不能爱你

[德国] 赫尔加·施奈德 著

姚霖也 译

# 我的母亲是纳粹

Let Me Go,  
Mother

Helga Schneid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母亲是纳粹 / (德) 施奈德著; 姚霖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47-0944-6

I. 我… II. ①施… ②姚… III. 回忆录-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8175 号

Lasciami andare, madre by Helga Schneider

Copyright © 2001 by Helga Schneider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277号

|      |                                   |
|------|-----------------------------------|
| 书 名  | 我的母亲是纳粹                           |
| 作 者  | [德国] 赫尔加·施奈德                      |
| 译 者  | 姚霖也                               |
| 责任编辑 | 李浩瑜                               |
| 原文出版 | Adelphi Edizioni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br>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网 址  | http://www.yilin.com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印 刷  |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148×210 毫米 1/32                   |
| 印 张  | 6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86 千                              |
|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0944-6            |
| 定 价  | 18.0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仇恨的感情对我来说从来就是陌生的。”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

致达妮艾拉

维也纳，一九九八年十月六日星期四。在旅店里。

今天，妈妈，二十七年来第一次，我就要与你重逢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是否还不能体会自己给子女们带来了多么深痛的创伤？我一夜无眠。天就快亮了，我打开百叶窗。晨曦如同一层明亮的薄雾，笼罩在维也纳的屋顶之上。

今天我们就要重逢，妈妈啊，那会是什么感觉？你执意加入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邪恶组织，不肯再做我们的妈妈。作为你的女儿，我该有什么感觉？

对你感到尊重吗？那也只是因为你上了年纪，不会有其他原因。还有别的什么感觉吗？

很难说我对您毫无感觉。毕竟你是我的妈妈。但我想这绝非是爱。我不可能爱你，妈妈。

我感到内心一阵煎熬，禁不住回想起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是我们分别三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当时，我得知你曾是党卫军的成员，这个发现令我无比痛苦，至今想起来都感到心惊胆寒。

可是你丝毫不感到后悔。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对你曾经从事的工作，抑或是对那个无比恐怖的杀人工厂——作为那里的模范工人，你至今洋洋自得。

七点钟，天空一片灰白，看来就要下雨了。今天我们就将重逢，妈妈啊，五十七年前你抛弃了我，而今天，经过了仿佛一生一世那么漫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又要见面了。我的内心蠢蠢欲动，那是一种充满痛苦的激动之情。无论如何，你仍旧是我的妈妈啊。

我们能谈些什么呢？你会对我说些什么？对于你从未给予我们的一切，你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悔意吗？你会像一个真正的妈妈那样用亲吻迎接我吗？为了等待这个亲吻，我已经花去了半个多世纪。或者，你会再一次用你的冷漠无情折磨我吗？

一九七一年，我和年幼的儿子伦佐在意大利生活；我突然急切地想要找到你。我找到了。我和儿子一起匆匆赶赴维也纳，向你张开怀抱。可是，看到外孙，你却是那

么冷漠。这个男孩用如此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你，你却不愿给他哪怕一丁点儿外祖母的慈爱，正如当年，你最终使我完全失去了母爱一样。因为你根本就不愿成为妈妈。从我和弟弟彼得出生时开始，你总是把我们交给别人照看。可是就连第三帝国，尤其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在大肆宣扬母爱亲情。

妈妈啊，就连你的上级，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坚称，党卫军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对血缘相同的人忠心不二。难道你的子女和你拥有的不是同样的血缘吗？

不，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更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犯人面前，你就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一个看管犹太人的警卫，守着一群被剃了光头的犯人，他们个个目光茫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孤苦绝望——妈妈啊，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权威！

我凝视着维也纳布满阴霾的天空，心头涌起一阵逆反的冲动：我后悔自己那样积极地响应一个陌生人的要求。我对自己说，本该置之不理才对；我本该放手，就像过去的三十年那样，任由这件事不了了之。

当时我是那么急不可待，立刻就决定动身来看你。

八月下旬我收到一封来信，真是奇怪，我还没打开信封，心里就没来由得忐忑起来。信封是令人恶心的粉红色，那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呢？从维也纳不可能有我的来信。自从我一九六三年离开那里，就已经和旧时的朋友断绝了一切联系。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名叫吉赛拉·弗莱赫斯特的女子，她自称是我妈妈的至交。看了信我才知道妈妈尚在人世。

是的，妈妈尚在人世，不过最近刚刚被送往养老院——一个为老年人提供看护服务的养老院。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出门会迷路，总是忘记关掉水龙头，更糟糕的是还会忘记关掉煤气，结果差点炸掉整座房子。鉴于这些情况，据说她对自己和他人都已经造成了危险。

刚开始，由当地的精神健康服务机构负责照顾妈妈：一周里有三天，她必须去老年医院接受治疗，其他时间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者会前来照看。可妈妈总是把他们轰走；显然岁月完全没能改善她的性格，妈妈还是和以前一样疑神疑鬼、桀骜不驯。不过，人们最后还是决定让她搬离公寓，住进有专人日夜监护照看的地方。

“你妈妈已近九十高龄，”信里最后说，“她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你难道不想再见她最后一面吗？毕竟，她还是你的妈妈啊。”

这些曾经显得平板而客套的字句，如今却深深撼动了。一九七一年那次见面令我深受伤害，从此之后，我把对妈妈的回忆埋进了心里最深最暗的角落。多年来，我渐渐真的相信妈妈已被埋葬。我想象她就被埋葬在维也纳的某个阴魂缭绕的墓园里，那是她和我父亲出生的城市。就是在那同一座城市里，我在寄宿学校度过了孤独而苦涩的童年；这是一座令我敬仰却无法热爱的城市。维也纳，充满古代帝国的尊严；它是如此严谨有序、仪态万方、绿意盎然，又是如此洁净美好、覆满森林。

即使在跨越了二十七年时空距离的今天，维也纳在我眼里仍旧充满着谜一般的魅力。

我一直都在自欺欺人。我编织美好的谎言，对自己说妈妈已经去世，再也不会带给我任何痛苦和折磨。丑陋的粉红色信封里装着的那封来信却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现实。

七点二十分，天空飘起蒙蒙细雨。阴沉的天空加剧

了我的不安。

我越来越感到，不应该理会那封来信。这虽然会令我心神不宁，但是等过了一段时间，我会渐渐像埋藏其他一切往事那样把它埋藏在记忆深处，一切又将恢复表面的平静。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弗莱赫斯特太太那悲伤的话语，竟使我不能自持、甘受摆布。或者是好奇心在作祟：今天的妈妈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又或者，难道是心底里那份愚蠢的期盼又悄悄复苏了吗？也许她已经变了；也许年岁的增高已经软化了她的心灵；也许她甚至可以做出一个妈妈本来该有的姿态。我满心好奇，还有希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邪恶的吸引力。我屈服了，仿佛生怕自己改变主意似的，我立刻通知弗莱赫斯特太太我很快将抵达维也纳。

妈妈啊，今天我就要与你再次见面，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对你说些什么好呢？你会像一九七一年那次见面时一样，只知道谈论自己和过往的种种吗？随着纳粹倒台，你就像突然被消除了所有社会身份，我们见面时你是那么兴高采烈，因为终于又有人来听你喋喋不休了。这一次，你还会像上次那样大肆夸赞以前的同党，说很多人都是“热爱家庭、无可挑剔的男人”吗？

我记得你上次提到鲁道夫·霍斯这个名字。你吹嘘自己跟他关系热络，并和他的妻子还有五个孩子往来频繁。你说霍斯是奥斯维辛最优秀的领导，还说他被调走后你非常难过，因为这样就不能再拜访党卫军大本营里霍斯太太优雅小巧的居室了。那房子周围都是电网——无数囚犯扑向这层电网，以求速死和永远的解脱。霍斯调走了，没有他那充满田园风情的家庭氛围，你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也从此失掉了去除疲劳的良方——就连你这个精力过人的警卫，也会有被疲劳击垮的时候。

后来，当我有机会读到霍斯在接受审判期间直到最后受刑时写下的回忆录，心里真是又吃惊又难过，我不禁再次感慨：你竟然能把事情美化到这样的程度。不过也许，妈妈啊，也许你已经变了。也许我们终于可以像一对真正的母女那样倾心交谈。在这漫长的一生里，我们这对分别了二十七年的母女还从来没有真正交谈过呢。

下文节选自党卫军成员鲁道夫·霍斯的宣誓自白，他于一九四零年五月一日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在波兰法庭接受审讯并被判处死刑：

“一九四一年开始利用毒气执行大规模死刑，该措施一直沿用至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为止，都是由我亲自监视死刑的执行过程……

“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意味着灭绝所有的欧洲犹太人。

“一九四二年我接到命令，必须以更有效的办法执行死刑。那时波兰被占领区已经有三个灭绝营：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和乌尔塞克。这些集中营都受第三帝国的安全谍报机关秘密警察和帝国保安部的指挥控制。

“我曾去特雷布林卡视察他们灭绝犹太人的办法。那里的司令官告诉我，他只用六个月就清理掉了八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华沙的犹太人区。他使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不过我认为这并不十分有效。所以，我在奥斯维辛设计灭绝过程的时候采用了齐克隆 B——一种结晶的氢氰酸。这种毒剂通过小孔被注入毒气室，三至十五分钟即可致命。当囚犯的哭嚎声渐渐平息，我们便知道他们已经全被毒死。

“还有一项改进是，我建造的毒气室可以容纳两千多人，而特雷布林卡的十个毒气室一共也只能容纳两百人。

“选择处决对象的方法如下：在奥斯维辛，有两名医

生担当检验的任务,从不断被送来的犯人中进行挑选。每个犯人都要从一个医生面前走过,而医生则通过点头来表示他的决定。能够劳动的被送往营地,剩下的立刻被送往处决室。年幼的孩童无一例外被认定不能劳动。

“相对于特雷布林卡的最后一项改进是:特雷布林卡的犯人在被处决时几乎总是知情的,而在奥斯维辛,我们让犯人以为不过是要清除他们身上的虱子。当然,很多时候他们能觉察出我们真正的意图,这样一来我们就得镇压随之而来的反抗。妈妈们常常试图将孩子藏在衣服下面,不过这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孩子会立即被送往毒气室。我们本应该绝对秘密地采取处决行动,可是焚化炉日夜不停地焚烧尸体,释放出的腐臭难闻的恶心气味扩散到了整个地区,所以周围村庄里的居民渐渐明白奥斯维辛正在进行处决行动……<sup>①</sup>”

妈妈,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啊,幼小的孩子们被迫

---

<sup>①</sup> 《武装党卫军》,罗沃赫特,柏林,1998,由沃尔夫冈·施奈德记述和文献整理。

与他们的妈妈分开，并被单独送往毒气室。

而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参与这一切的人中间，竟然还包括我的妈妈。

雨绵绵不绝地下着，散发出凄凉而倦怠的气息；街灯还没熄灭，照在旅店前的柏油路上，反射出闪烁不定的微光。

晨光迷离而暧昧，勉勉强强地照亮了潮湿的早晨，我渐渐感觉到极度的疲乏；可是头脑却极度清醒，各种思绪不断浮现，令人烦躁不安。喝杯咖啡就会没事了——一杯上好的意大利浓咖啡。

妈妈，今天我们就要再次见面，不安的期待仿佛在我的胃里拉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了二十七年。妈妈啊，还剩下什么是我们能够挽救的呢？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些努力——就算只是试图去理解，去原谅；试图去重新建立妈妈与女儿之间的感情纽带，尽管这份感情来得太迟，尽管这种纽带可能极其脆弱。

“摊开手来，”你对我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幕。那时我们住在玛利亚希尔夫郊区的一套小公寓里，你拽

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进卧室，似乎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你打开了一个小盒子。这可真是个标准的姿态，它通常预示着某种礼物的出现——你难道不这么觉得吗，妈妈？

“摊开手来。”然后你就抱来一大把戒指、手镯、袖扣、耳坠、胸针、一块手表和好几条项链，塞进我的手里。我盯着这堆金灿灿的首饰，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接着我恍然大悟，手上仿佛着了火，一下子缩回来，首饰洒了一地。你看着我，一脸的困惑。

“我想送礼物给你，”你终于说，语气坦白却残酷。“说不定哪一天下雨，这些东西会派上用场，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怎样变化。”

“我不要，”我回答。

于是你无奈地把这些东西从地上拾起来，一件一件，专心致志。当你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条小项链的时候，我的心随之猛地一沉。

这种链子常常被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四五岁的小女孩，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又是弥足珍贵的。就在那一刻，我看着你捡起那些金银首饰，一个景象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看见戴着这条项链的小女孩被你赶进了毒气室。就在那一刻，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明白

了——我不要这样的妈妈。

就是这个妈妈，从来没想过要寻找我，现在又任由我的儿子捧着图画书孤单地坐在客厅里，完全无视他的存在。

我仍然记得你被失望激怒的样子：我是你的女儿，却竟敢拒绝这样的一份礼物？可是妈妈，你真的认为一把金银首饰就可以换回你抛弃我之后的这段长长的岁月吗？

“你真的不想要这些礼物吗？”你最后又问了一次。这愚蠢的固执，简直令人恼羞成怒！“不要，”我再次回答，甚至懒得解释理由。任何解释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准备好了。现在唯一该做的就是下楼去，表姐伊娃正在大厅里等候我。她今天特地从德国赶来陪伴我。我突然有一股冲动，想要取消见面，可是如果要让伊娃同意我这种幼稚懦弱的行为就太不公平了。她性格温柔善良，做起事来却极度理智、说到做到。

伊娃是我父亲斯蒂芬的姐姐的女儿；我们经历了长期的离散，几年前又重逢了。

上一次我见到她还是一九四二年在柏林的时候。她